

來年百近

系大學文難國

II



集學文爭戰日中

阿英編



光

行刊局書新北



中日戰爭文藝集

柳亞子題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月初版

中日戰爭文學集

每冊定價一元六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者 阿英

發行人 李 小 峯

發行者 北 新 書 局

印刷者 北 新 印 刷 廠

分發行處

北平 開封 濟南 台北
成都 廣州 重慶 溫州
北新書局

甲午中日戰爭文學論

一

中法之戰後十年，又有中日之戰。那是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即史書上所謂「甲午中東之戰」。作爲戰爭導火線的，是朝鮮東學黨之亂。朝鮮本是中國藩屬。同治初年，爲禁耶穌教，開罪法國；誤擊商輪，開罪美國；砲擊兵艦，開罪日本。三國都來和中國交涉，中國政府很害怕，竟放棄主權，答覆他們說：「朝鮮的事，中國不便過問。」於是日本就利用這一機會，派遣使臣，到朝鮮和他們直接交涉，訂立條件，承認朝鮮爲獨立國。接着就是英美德法，也都和朝鮮發生直接關係。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伊藤博文和李鴻章吳大澂在天津又開了一次會議，討論朝鮮問題，經過這一回決定，朝鮮在形式上雖仍藩屬中國，實際上已成了個中日共管的國家。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朝鮮有東學黨之亂，袁世凱時爲駐朝鮮商務委員，請派兵助剿，國王亦來求援。李即派海軍赴仁川，命葉志超率淮勇向牙山，以吳長度率輕兵疾馳入朝鮮，日本亦派兵。我軍先至，執首犯以歸，日不得逞。亂事平定，乃會商撤兵，日本忽反漢。語士成主張先發制人，乘日本未發，以大兵渡鴨綠江，據守平壤，以海軍守仁川港，防日軍長驅直入。李鴻章一味主和，不以爲然，至旬日之間，日本從容增兵至一萬餘人，開始向我襲擊。中日戰爭，於六月二十七日，遂正式爆發。七月一日，中國乃正式頒佈開戰諭旨：

！：本年四月間，朝鮮又有土匪變亂。該國王請兵援助，情詞迫切，當即諭令李鴻章撥兵赴援。

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無故派兵，突入漢城。嗣又增兵萬餘，迫令朝鮮更改國政。種種要挾，難以理喻。……各國公論，皆以日本師出無名，不合情理，勸令撤兵，和平商辦。乃竟悍然不顧，迄無成說，反更陸續添兵，乘我不備，在牙山口外海面，開砲轟擊，傷我運船，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該國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疊開自彼，公論昭然！

可見日本圖謀朝鮮之心，實非一朝一夕。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日本對中國是一貫如此。戰端既開，陸軍第一次接仗的是葉志超。打了勝仗以後，忽然害怕起來，把兵撤退到平壤，放棄了牙山，反飾敗爲勝，奏捷朝廷，保升將弁，領獎銀二萬兩。海軍爲濟遠艦，管帶方伯謙途遇日軍，不敢接仗，轉槍逃回旅順。竭國家二十餘年訓練的海軍淮軍威望，因一戰而完全毀滅！

後來日軍攻到平壤，左寶貴督前陣，奮勇抗戰，死於軍中。不意衛汝貴竟不接仗，率全營逃走。葉志超又高懸龍戰旗。於是日軍連下九連城，鳳凰城，金州，大連灣，岫岩，海城，到達旅順。老將宋慶，鼓暮年餘勇，與日本戰，然究難挫其屢勝的威勢。日本遂又得縱橫於旅順口。旅順有砲台二十座，以數百兵守之，就堅不能破。那知吳大澂未與日軍交鋒，卽全軍敗潰。於是蓋平，營口，登州，榮城不保，日軍一直逼近威海衛。

海軍總司令是丁汝昌。這時率領了十二艦和六水雷艇，游弋於鴨綠江口。敵軍來攻，丁汝昌在相距九里外，就開砲衝擊，砲力自不能達。正式接觸時，中國軍艦節節分離，彼此不能相應。鄧世昌、林永升雖率艦奮戰，卒至犧牲，而主艦之丁汝昌，不但不再開砲，且開足馬力，向後逃遁。主艦既失，全軍遂亂，丁汝昌甚至舉艦投日。繼陸軍而後，海軍又完全失敗！

時伊藤博文頗有進取北京，再談和議之意。中國央求各使調停，皆遭拒絕。各國恐危害到他們在

國的利益，全體譁然，伊藤始不得已允諾講和，與李鴻章會於馬關。條約之最重要的，共有四項：一是承認朝鮮爲獨立國，與中國絕對貢關係。二是償日本軍費銀二萬萬兩。三是割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羣島與日本。四是開重慶，沙市，蘇州，杭州爲商埠。後因俄國干涉，割讓遼東半島，未成事實。台灣人民，亦不願脫離中國，以劉永福爲領袖，率黑旗軍抗日，作英勇的戰鬥。雖因彈盡援絕，終至不守，但其屢挫強日，使日本喪師失艦，實爲中國民衆洗刷不少的羞辱！

二

這一回戰役在政治軍事上的經過是如此，反映在文學方面的是如何呢？當然不是像當時清廷的一貫的投降。對這一回的失敗，都感到了異常的憤慨。他們不滿意於在失敗後不繼續作戰，不滿意於接受馬關條約，反對日本對中國侵略，反對祇會貪污打敗仗的官僚，情緒的高揚，較之鴉片戰爭時代更加顯著。作品的產生，也很不少。

先說詩歌方面。黃公度的「人境廬詩草」，是一部最重要的文獻。在第八卷裏，收了不少的關於中日戰爭的詩。他不但寫詩，還參與了這一回交涉事件。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的十一月，他卸了新嘉坡總領事的官任，回到中國。第二年（一八九五）「我國海陸軍既敗，日人要我開租界於蘇杭，政府以交涉屬南洋大臣。先生受檄，劉忠誠當其衝焉。忠誠以全權畀之，與日領事田舍已會議。先生時恃蘇杭內地，與疇昔沿江沿海之口岸有別，乃草新約制，意收回治外法權，珍田氏竟莫能難。草約既畫約，議達日本政府，日政府怒珍田之辱命，乃撤回，而抗嚴議我政府。我政府亦終屈也，而先生所擬之約遂廢」（尤炳圻黃公度先生年譜）。他的詩都是些史實的紀錄，就在這些紀錄中，反映了他對於當時不戰

而逃的海陸軍人物憤慨。如「悲平壤」紀牙山平壤之敗云：

黑雲草山山突兀，俯瞰一城破齊發。火光所到雷礮轟，肉雨騰飛飛血紅。翠翎鶴頂城頭墮，一將倉皇萬革裹。天跳地踣哭聲悲，南城早已懸降旗。三十六計莫如走，人馬奔騰相踐蹂。驅之驅之速出城，尾迢翻聞餓鷓聲。大東喜舞小東怨，每每倒戈飛暗箭。長矛短箭磨鐵鎗，不堪狼藉委道旁。一夕狂馳三百里，敵軍便渡鴨綠水。一將拘囚一將誅，萬五千人作降奴！

這是寫陸軍的戰敗經過。「一將倉皇萬革裹」，「一將拘囚一將誅，萬五千人作降奴」，當時逃將的狼狽情形，倉皇出走的影響，以及作者對這樣辱國行爲的不滿，表現得是很顯然的。在海軍方面，公度也有「東溝行」一首：

濛濛北來黑烟起，將軍傳令敵來矣！神龍分行尾銜尾，倭來倭來漸趨前。綿綿翼翼一字連，倏忽旋轉成渾圓。我軍瞭敵遠飛礮，一彈轟雷百人掃，一彈星流藥不爆。敵軍四圍來環攻，使船使馬旋如風。萬彈如錐爭鑿空，地爐煮蟹海波湧。海鳥絕飛伏蛟恐，人聲鼓聲噤不動。漫漫昏黑飛飛灰，兩軍各挾攻船雷。模糊不辨不敢來，此船桅折彼釜破。萬億金錢紛雨墮，入水化水火化火。火光激水水能飛，紅日西斜無還時。兩軍各唱饒歌歸，從此華船匿不出。人言船堅不如疾，有器無人終委敵。

「有器無人終委敵」，中國的失敗，其因在此。此詩是極寫丁汝昌的昏庸。除「東溝行」外，又有「降將軍歌」，寫丁汝昌舉艦降日，旋又自殺事。有「哀旅順」，盡量描寫旅順的天險，只以「一朝瓦解成劫灰，聞道敵軍蹈背來」十四字寫其失，尤覺有力。有「度遼將軍歌」，寫吳大澂全軍的未戰而全師敗績。有「台灣行」以「城頭逢逢雷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台灣去」之句，以台灣士紳在

失敗後迎敵爲恥。又有「哭威海」一詩，指出此番失敗的一些具體的原因：

台南北，若髣髴；口東西，若首尾；劉公島，中間峙。嗟鐵圍，薄福龍；龍偃屈，盤之中，海與陸，不相容。敵未來，路已窮；敵之來，又夾攻。敵大來，先拊背；榮城摧，齊師潰。南門開，犬不吠；金作台，須叟廢。萬鈞礮，棄則那，砲擊船，我奈何！船資敵，力尤可；砲資敵，我殺我！危乎危，北山嘴；距南台，不尺咫；十里牆，薄如紙；李公睡，戴公死。寇深矣，事急矣，麾海軍，急上台，雷轟轟，化爲灰。山號跳，海驚猜，擊者誰，我實來！南復北，台烏有；船子子，東西口。天大雪，雷忽發，船敵裂，龍見血，鬼夜哭，船又覆。地日蹙，龍局縮，壞者撞，傷者鬥，破者沉，逃者走。噫吁嚱，海陸軍，人力合，我力分，如螻蛄，不得申；如鬥雞，不能羣。毛中蟲，自戕身；絲不治，絲愈禁；火不戢，火自焚；道無地，謀無人。天蓋高，天不聞；四援絕，莫能救；即能救，誰死守？砲未毀，人之咎；船幸存，付誰某？十重甲，何顏厚？海漫漫，風浩浩，龍之旗，望杳杳。大小李，愁絕倒；巍然存，劉公島。

當時中國海陸軍內容的窳敗，戰策戰略的毫無，臨事的倉皇失措，敵來的狼狽逃走，一一的被寫了出來。失敗以後，公度有「馬關紀事」五首，抒寫自己的悲懷，有「存亡家國淚，淒絕病床時」之句。最佳者爲第四首：「竟賣盧龍塞，非徒棄一州。趙方謀六縣，楚已會諸侯。地引相牙犬，鄰還已奪牛。瓜分倘乘敵，更益後來憂。」各帝國主義垂涎中國，其形勢日益緊逼，於是乎詩人有不盡的憂慮矣！此外如「江流仍此水，世界竟今年」，（五月十三日夜江行望月）「灑盡新亭楚囚淚，烟波風景總生愁」，（上黃鶴樓）亦足見公度憂國之思。而「書憤」五首，更足見其激昂的情緒：

一自珠崖棄，紛紛各效尤。瓜分惟客聽，薪盡向予求。秦楚縱橫日，幽燕十六州。未聞南北

海，處處扼咽喉！

豈欲親豺虎，聯交約近攻。如何盟白馬，無故賣盧龍。一着棋全敗，連環結不窮。四鄰牆有耳，言早洩諸戎。

擾擾無窮事，吁嗟景教行。乍聞祆廟火，已見德車旌。過重牽牛罰，橫挑嚙犬爭。挾強圖一逞，莫問出師名。

古有羈縻地，今稱險領州。竟聞秦失鹿，轉使魯無鳩。地動山移恐，天懸日墜憂。君看黑奴國，到此屬何洲？

弱肉供強食，人人虎口危。無邊畫甌脫，有地盡華離。爭問三分鼎，橫張十字旗。波蘭與天竺，後患更誰知？

「窮塗竟何世，餘事且詩入！」（支離）他悲憤到無可奈何，便祇有悲歌當哭了。但是公度並不因此絕望，他還是希望「弟兄同禦侮」（馬關紀事五），有朝一日大家能夠「馬蹄蹴踏西江水，相約扶桑濯足來」（送文芸閣學士）。公度的詩雖然因他個人處境的關係，不能盡情的說話，表現得比較要含蓄，但他對這一回戰爭的全部批判，已可概見。

屬於史詩範圍的，還有陳惕庵「甲午乙未感事詩二十八章。」惕庵字玉澗，鹽城人，博學工詩，熱誠愛國。他的態度，較之公度為激昂，他痛罵那些逃跑敗退的海陸軍將領，以及衣冠漢奸，他痛詆這一班人的誤國。如「甲午冬擬李義山重有感」十首：

筑紫封豕沸海波，無邊烽燧照新羅。樓船下瀨朝馳檄，檀板中軍夜度歌。足捷早驅鵝鶴散，腹臍隱恃豕犀多。句驪棄後陪京震，敵學高臨太子河。

花門雷峒賦同袍，五道將軍幾度遼。急避天驕誇上策，虛傳露布誑中朝。綸扉衣鉢秦長脚，幕府裙釵楚細腰。卿子冠軍差可喜，不隨河上共逍遙。

飢鷹餓虎太無聊，呂姥蕭娘負聖朝。月落折津空壁壘，霜飛柴市伏歐刀。銅台姬妾香俱燼，鄜塢金銀氣已銷。回首樂浪城畔路，裹尸馬革（左寶貴）愧同僚。

東樓白事譽兒癩，小相黃衫有父風。城闕啼烏師敗北，稻芒輸蟹水趨東。蛤州關白蠶新啓，馬邑王黃虜與通。苦戰誰援衝突將，樓船血濺海濤紅。（鄧世昌）

居然元老總帥干，大纛高牙上將壇。帝德如天容忍易，臣心似水古今難。英年老髮同褒鄂，末路功名愧范韓。青徼丹冥淪故界，盡銷金甲鑄銅山。

君恩深重未歸田，開府章江已七年。龍節蠅旌明日月，鸞肩牛腹萃風愆。廣求鍾乳三千兩，遠聘梨園十萬錢。聖主憂勤臣獨樂，可憐遼瀋遍烽烟。

國恩養士重山河，贏得衣冠間諜多。吳吳呼朋潛入夏，惟庸遣使遠通倭。春官辛苦栽桃李，秋實荒涼老薜蘿。十載楚材零落盡，九重南望淚滂沱。

這是「甲午感事」的十之七，他攻擊當局者不能及早防範，祇知私人亨樂（第一首）。他痛罵葉志超的僞傳捷報，不戰而逃（第二首）。讚美戰死的英雄，來羞愧那些敗將（第三首）。對使勇將苦戰無援，終至犧牲，表示不滿（第四首）。他痛詆李鴻章（第五首）那些不管國事的大官僚（第六首）。尤其不滿的，是那一班漢奸，不以國家爲重，反去替敵人做衣冠間諜。次年，他繼續又寫了十八章，題「乙未夏擬李義山重有感」，對和議，對李鴻章，深致不滿：

合肥韋虎不須歌，龍節星軺又議和。壯歲威名身手健，衰年部曲爪牙多。李綱空阻捐三鎮，師道

徒聞制兩河。高閣隔天資敵國，千秋青史竟如何？

貔貅滿載洞庭舟，東出渝關壁壘稠。預買毛筆書露布，時揮羽扇詡風流。深源名譽傾王謝，次律賓朋仗李劉。一敗頓教糧械盡，也應無面返湘州！

海外軍書語屢譌，東征將士誤蹉跎。生材欲祝靈威仰，殺敵誰爲曳落河。塞賈盧龍朝野憤，牲刑

白馬會盟多。風雲月露成何用，翻恨陪唐進士科！

紅毛城近赤嵌城，開國經營幾戰爭？往事怕談施靖海，荒祠羞見鄭延平。山圍鹿耳門初啓，地割

鯤身柱不驚。億兆洵洵神鬼泣，莫從天上告司盟。

北府牢之百戰兵，南交草木舊知名。檠中牲血書難改，海外虬髯氣不平。斫石有刀飛羽檄，補天

無策拂心旌。宋民恥作金臣僕，奇語王乃好緩行。

挑燈夜起拂青萍，腸斷南溟與北暝。無復戈船隨橫海，空餘涕淚洒新亭。雞籠浪嶠圖誰獻？鴨綠

松花戶不扃。漆室更憐憂國本，後宮久未曜前星。

這里的幾首，是痛罵李鴻章，諷刺吳大澂，攻擊前敵將官的虛報誤國，喪失國土，反而如無其事，「地割鯤身柱不驚。」對台民的拒日，他深深的受了感動，希望他們能堅持下去。但這不過是一種詩人的理想罷了，結果還是失敗，毫無挽救餘地。於是他結論到這一番的喪師失地，完全是政治當局的出賣，除掉一部分忠義之士外，全都是些漢奸，打敗仗的有人，送兵艦的有人，獻地圖的也有人，憤怒達到了極點。往下他又說中國戰後的政治：「三旨相公仍柄國，十錢主簿告營財。紫標黃榜多豪富，府海官山少異才。」他希望政治上有個大的轉變，大家戮力同心的來把中國救活轉來。

在當時的詩人之中，態度還有較之陳惕庵憤激的，杜德輿就是一個。他做了「哀遼東賦」，從清朝

的開國，說到東征之敗，繼述中日戰爭，怨諸臣之坐失事機，最後則抒其悲懷，寫及「哀」字，希望能有收復失地之一日。他對這一回失敗，認為是「傷心諸將，退縮不前，主憂國辱，余欲呼天！」又有「滬上雜咏」十二首，亦多憤詞，有如：

東北尚多難，悲秋劇苦辛。天涯猶故我，海外有孤臣（劉永福孤守台南）。板蕩中原局，安危百戰身。遼陽餘痛在，首惡竟何人！

不戰師先潰，倉皇去若飛。天王自明聖，大師竟依違。身敗名俱裂，兵窮將獨肥。誰鄰宋卿子，堅壘失戎機？

東伐歲云暮，天寒風怒號。主恩逾挾纜，將命不同袍（公家所給皮袍棉衣等件，概爲將領扣去）。籌策樓空寄（李中丞秉衡兵食不足），投戈枕自高。頻年輸餉費，可惜曳兵逃！

都是極憤懣的。其他如「控折三千弩，蒼茫七十城，幾人握兵要，臥聽鼓鼙聲，」亦罵盡當時將領。至於這一回戰爭的責任問題，完全的放在李鴻章身上，所謂「首惡竟何人」，是明明白白的暗示了。涪州鄒增祐（受丞）亦有聞「和議定約感賦」三首，其一云：

聖主終神武，其如國賊何？元戎甘割地，上將竟投戈。漏甕焦難沃，謠台債愈多。向來無一策，富貴只求和！

委肉當飢虎，虛名說善鄰。金縢羅掘盡，七鬯喪亡頻。刑馬要盟漢，輸龍枉誓秦。徒聞天帝怒（四月六日定約，用御璽時，晴明忽變陰，霧不雨而雷聲震），麟開爾何人！

不但痛罵國賊，說他們「元戎甘割地，上將竟投戈，向來無一策，富貴只求和」，在另一首裏，更無情的抓破了所謂中日親善的假面具，「虛名說善鄰。」他覺得中國是被這一班國賊送盡了。國賊是誰

呢？當然還是指的李鴻章。李光漢「燕台雜感三十首」，攻擊李鴻章也很厲害。但最激烈的，還是張維的「感事」：

南關舊恨積難平，又聽東隅戰馬聲（有越南之和故有日本之變。）誰鑄九州成大錯？忍教萬里壞長城！延陵仗劍前鋒挫（某公不戰而逃），越石投戈一枕橫（某公高臥榆關）。漫怪相公顏獨厚，創深痛鉅苦尋盟（傳相行成，日人小山鎗喪其面）。

此外如吳昌言「口占」：「自強全在議和戎，得失何須問塞翁？厭聽耳邊談將略，喪師辱國尚稱雄！」如袁祖志（翔甫）「感事」：「誤國難逃萬世評！」長白佩珊女史「和戎辱國證前因」，也都是。相反的，劉永福孤守台南，却極得擁護。可見民衆對於真能領導反抗帝國主義的將領，無論成功失敗，總歸是一致擁護的，雖說事實終歸失敗，不免於「風雨弔台南」（楊文藻）。當時弔台的詩很多，如陳季同「弔台灣」四律，如楊文萃「聞劉淵亭台南內渡書感」一首，尤足見憤慨之情：

鯨鯢未剪漫興波，惆悵滄浪喚奈何。誤國羣奸真是賊，籌邊六練竟降倭（指丁汝昌），金牌已抱千秋恨，鐵券空輸一局和。獨喜將軍劉越石，海天重返魯陽戈（台灣已爲棄地，劉淵亭踞守不下）。

「誤國羣奸」一聯，是何等的悲忿！張秉銓作「哀台灣」四首，亦有「太息羣才皆豎子，何曾一個是男兒」之句，意思彷彿。吳日晁「感事」，則謂「功狗功人誰努力，眼中狐兔尚縱橫」，是把這些政治軍事領袖，簡直不當作人待。宋育仁「甲午感事詩三首」，有「城亡諸將在，律喪兩師和」，「不見榆關隘，千營愧一驚」及「如何聞越甲，不恥向君鳴」之句，也都反映了當時詩人的共同憤慨。宮詞中也有論到這一回戰爭的，如文道希「擬古宮詞」二十四首之一云：「雲海無涯象紫宮，昆明池水漢時

功。三千犀弩沈潮去，祇在瑤台一笑中。」卽是指西太后移海軍軍費築頤和園事。甲午之役，師船盡燬，此未始非原因之一。吳趸人「新笑史」有「咏張松詩」一條云：

中日戰事既有厭兵意，張樵野尙書被命赴日議和。使節駐滬日，上海「新聞報」新聞欄內，忽登一「詠張松」詩云：「形容古怪氣昂藏，不信斯人總姓張。繫得西川圖一幅，插標東去賣劉璋。」雖輕嘴薄舌，亦儻穎可喜。

雖以諷刺態度出之，然亦足以見民意之所歸向。當時都中流傳，尙有「甲午竹枝詞」數十首，諷刺的亦極辛辣，惜不盡傳。從各方面看去，當時的智識階級，除漢奸而外，都是主戰不主和的，故於中國戰敗，固是不滿，而對和議爲尤甚。詞亦有所作，但好的不多。梁啓超「水調歌頭」等篇，其慷慨悲懷，雖亦是受此番戰事影響，究無正面寫戰爭之處。詩之最大缺點，在集中火力於對內攻擊，忽略了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上着眼。

三

小說方面。比較可稱的，有洪興全（子式）之「中東大戰演義」三十三回。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刊。按興全爲太平天國洪仁玕之子，此書理應爲反滿之作，乃結束處竟有擁清之嫌，很出意外。書前有洪氏自序，表白其寫作態度：

「從來創說者，事貴出平實，不宜盡出於虛。但實之中虛亦不可無者也。苟事事皆實，未免失於平庸，無以動談諧者一時之聽。苟事事皆虛，則必過於妄誕，無以服稽古者之心。是以予之創說也，虛實而兼用焉。」

是此書不盡是紀實之作明矣。序中文說：「至於中日之戰，天柱台畏敵之羞，劉公島獻船之醜，馬關訂約，台澎割地，種種實事，不能爲諱。中如劉大帥之威，鄧管帶之忠，左夫人之節，唐宮保之勇，生番主之橫，及其餘所載劉永福以智取勝，樺山氏遣使詐降等事，余亦不保必無齊東野人之言，……然事既聞於前，凡有一點能爲中國掩羞者，無論事之是否出於虛，猶欲刊載，留存於後，此我國臣民之常情也。故事有時雖出於虛，亦不容不載。」

「凡有一點能爲中國掩羞者，無論事之是否出於虛，猶欲刊載，留存於後」，此真是無可奈何的極沉痛的告白。故事始於東學黨作亂，終於劉永福失敗還鄉。第一回題「東學黨無端生叛逆，朝鮮國平地起風波」。開場的引子云：

話說清朝自順治過江以來，江山得成一統，嗣位各君，英明相繼，皆享昇平之福。交道光咸豐年間，紅巾賊亂平定之後，繼有英法之役，而泰西國人，皆准在中國通商，又開天津烟台上海福州羊城等處爲通商之埠，各口岸俱設領事官，而西人之貿易者，接踵而來，亦可見清朝懷柔遠人之意。西人入境之後，見中國之爲官者多係孱弱不振，祇保自己爵祿身家，絕不關心於民生國計，故漸漸強賓壓主，常有鯨吞之念，疆土亦漸漸爲西人所侵。後至越南爲法所有，琉球爲日本所吞，當時有心時務之人，靡不良深歎惜。中國雖是積弱，究竟地廣人多，藩屬猶盛。而中國每爲救護藩邦，因爲喪師失地者，卽如光緒二十年中日之役，可以概見。後人有詩歎之曰：

時事頽唐喚奈何，壯士空懷易水歌。

濟困卹鄰存古道，敢云救火尙披蓑？

作者以簡略的數百字，敘述了中國數十年被帝國主義侵略之事實，極爲明確。以後便按次寫日本砲

擊高深輪，淹死德員漢納根所訓練之精兵四百餘人，葉志超失守牙山，虛報逃走，左寶貴品功亭宋祝三之戰績，旅順威海之失，吳大澂的自請征日未接仗而大敗，丁汝昌獻船媚敵，李鴻章伊藤博文的和議。自二十二回以下，專寫劉永福在台灣抗日事。其回目爲：

第二十二回 割台灣土人拒倭生變 還東省俄國仗義執言

第二十三回 舉民主唐總統接印 聯生番劉大帥督軍

第二十四回 燒國庫四方生劫掠 焚撫署各處起猜疑

第二十五回 劉大帥智棄台北 生番主計守基隆

第二十六回 日人暗度打狗 劉帥勇鎮台南

第二十七回 敗日將台疆患疫 勇生番彰化報仇

第二十八回 劉將軍兩次破倭陣 勇生番亂箭助華兵

第二十九回 樺山氏弄巧成拙 劉永福乘機設伏

第三十回 襲彰化倭人詭計 鎮台南勇將勢孤

第三十一回 猛將軍積瘡成病 賢天人勸主還鄉

第三十二回 看圖畫英雄墮淚 談戰策奸細成兇

第三十三回 淡世途劉將軍喜歸珂里 息烽火大清主樂享太平

逐回的內容，略語事實者，當可看得出來。惟故事與事實時有出入，如寫劉永福的出走，是由於援絕彈竭，上船以後，日人追來連搜三次未得。此書則說是夫人勸他退隱，他看大勢亦無挽回，遂辭職而去。到了廣東，還看見遍街賣他的畫像，不禁潸然墮淚。就在這時，又遇了一次敵方刺客。最後是回到

了故鄉：

家人相見之下，樂敘天倫，共飲團圓之酒，不覺陶陶大樂。後聞後園槍響聲與喝采聲相聞，極形熱鬧，劉帥便問何故？家人稟報，四公子在園內習練洋鎗步驟，連中數響，旁觀一時高聲喝采。劉大帥卽着家人傳四公子到來。公子聞父召，應諾，立卽趨步進前。劉大將軍曉以宦海風濤，升沉無定，自後不必再習武事，以求仕進。凡有餘力，可講求西學，以爲立身之基。公子唯唯而退。劉將軍從此種竹栽花，讀書教子，大有自得之樂。有詩爲證：

半世英雄遍九州，宦途厭倦去難留。

林下課兒資笑傲，山間花鳥儘堪籌。

結束得非常傷感，亦可見作者在中日戰爭失敗以後的情緒。此書作爲文學作品看，並不十分成功，特殊是寫和議的部分，從第十九回至第二十二回，簡直毫無小說意味。第二十及第二十一回書，寫的祇是鈔錄李鴻章與伊藤博文陸奧宗光三人的五次對話，一問一答，甚至沒有一句動作的描寫。而且這對話又極冗長，兩回書竟佔了一冊，合全書四分之一的地位。二十三回以後，自台灣戰爭開始，以至終結，這十多回書，寫得較有精彩，相當的令人感憤。

據「劉永福歷史草」，有「黑旗戰紀」一種，近於小說，惜未見到。還有「劉淵亭大帥大事記」四卷（務齋石印本，一八九五）「劉大將軍平倭戰紀」（寰宇義民編，石印本，一八九五），却是傳記類的著作。「劉大帥百戰百勝圖說」（蔡床僑王，賜書堂石印，一八九五），則是連環圖畫，以演義態度寫劉永福。在藝術上最有成就的，還要推曾樸的「孽海花」，從第二十四回起寫的，就是中日戰爭事件。在書里，和其他方面一樣，曾樸強調了戰爭期間仕大夫階級的描寫，約略的說明了朝鮮問題，和逐